



【茅盾珍档手迹】

下夜

茅盾著

桐乡市档案局(馆) 编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茅盾珍档手迹】

子夜

◇茅盾著

桐乡市档案局(馆)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茅盾珍档手迹. 子夜 / 茅盾著; 桐乡市档案局 (馆)
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308-08734-6

I. ①茅… II. ①茅… ②桐…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0315 号

 | 茅盾珍档手迹 |

日记—1961 年、日记—1962 年、日记—1963 年、
日记—1964 年、子夜、书信

茅 盾 著

桐乡市档案局(馆) 编

出 品 人 傅 强

丛书策划 徐有智 季 峥

责任编辑 季 峥 (really@zju.edu.cn)

装帧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57.25

字 数 982千

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 1 版 2011年6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734-6

定 价 580.00元(共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前言

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本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乌镇人。他是我
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批评家，其创作以史诗性的气魄著称，代表
作包括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
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和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茅盾逝世
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称茅盾『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
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
了基础』。正由于茅盾具有这样的历史成就和历史地位，有关他的档案资料也就
成了我们国家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们桐乡市档案局（馆）在征集名人档案的过程中，走访了茅盾之子
韦韬先生。韦韬先生认为，把家中尚有的茅盾档案资料全部保存到家乡的档案
馆，一是放心，二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到档案馆进行查阅和利用。因此，在经过全面
整理后，他向桐乡市档案馆无偿捐赠了茅盾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中，有茅
盾小说、诗词、回忆录、文艺评论的创作手稿以及笔记、杂抄、古诗文注释、书信、
日记、译稿等原件，还有茅盾的原始讲话录音、照片等。

档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记录。借助档案，人们可以了解过
去，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我们认识到，利用好这批珍贵的茅盾档案资料，让它通

过各种形式为社会服务，对促进茅盾生平、思想及其作品的研究，促进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的研究，对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茅盾的作品手稿，有钢笔字、毛笔字、铅笔字，字体隽秀、飘逸，笔力苍劲、潇洒，如同一幅幅精美的书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为此，我们桐乡市档案局（馆）在征得韦韬先生同意后，决定精心选择部分茅盾档案资料，陆续编辑出版《茅盾珍档手迹》系列丛书。

本册收录的是茅盾于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写的长篇小说《子夜》（原名《夕阳》）的手稿。《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严谨而宏大的艺术结构，编织成一幅广阔、鲜明的社会生活图画，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面貌，以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风尚，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子夜》是一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在手迹中，段前标有『*』号的文字，是插入页中标有相应『*』号处的修改补充内容，请读者留意。

编辑出版茅盾的档案资料，是我们桐乡市档案局（馆）开展档案编研工作，利用档案为现实服务的新的尝试。这项工作，得到了韦韬先生、中共桐乡市委、桐乡市人民政府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桐乡市档案局（馆）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目 录

一		〇〇一
二		〇二五
三		〇五六
四		〇七七
五		一〇一
六		一二六
七		一四七
八		一七〇
九		一九七
十		二二一
十一		二四四
十二		二六五
十三		二九〇
十四		三〇八
十五		三四四
十六		三六九
十七		三八六
十八		四一〇
十九		四三一



夕陽 "In Twilight," {a romance of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 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

太陽剛下了地平線。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怪疼疼的。蘇州河的閘水幻成了全綠色，輕地，悄地，向西流着，流着。橫浦的夕朝，不知怎麼，已經漲上了，現在，沿這蘇州河兩岸的色色，^{船隻}船隻都^停停，乃高之地，^面面，^{比碼頭}比碼頭還高，^{才尺}才尺的寬。風吹來外灘公園的音樂，却只有那炒爆豆似的銅鼓，最多，也是最叫人心顫。暮靄扶著青霧罩籠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碧綠的大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樓像巨大的怪獸，^燈燈，^{是裝在}是裝在所^{洋房}洋房頂上，而且異常著千百隻眼睛似的燈，^走走，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裝在所^{洋房}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 Neon 電^燈燈，^{射出大}射出大^一一樣的赤^{和青}和青^高高^地地，^婦婦們的綠^焰焰：Power, heat, light!

這時候——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輛^{一九三〇年式}一九三〇年式的福特^{汽車}汽車像閃電一般駛^過過^了了外白渡橋，向西轉灣，一直沿^北北^{蘇州}蘇州路去了。

過了^北北^河河^南南^路路^口口，^{上海}上海^{總商會}總商會以西的^路路，^{俗名}俗名喚作^{馬路}馬路，是行駛內河的小火輪的^{地方}地方。那三輛汽車到這裡就^低低^{成了}成了^連連^車車。第一輛車的開車人^輕輕^對對^坐坐在他^{旁邊}旁邊的^月月^里里^拷拷^網網^衣衣^的的^虎虎^形形^大大^演演^說說：



老閔也是輕聲說，震出一口好像連鉄梗都咬得圓的牙齒。他是保鏢的。此時汽車

生旁边。事廟
理先探出一个形来，紫微星色的一修方脸，黑眉毛，圆眼睛，脸上有

一直往輪船局去。若遲到必面。

「飛輪船快到了麼？」

些背腹的人做兒，先有是空壳而後生在那裡的。空壳地一弄站了起來，肉

中有一个瘦長子
堆起滿臉的笑容
搭上一句，希希散
回春
轉船局辦事員

「快了，快了，二老爺，請坐一會定罷。」——倒茶來。」

二面说，一面就挂上一把椅子来放在三老爷的对面。三老爷的脸上肌肉一动，似乎是要

瘦長子，对那瘦長子撇了一眼，就望着门外。這時三老爺的車子已經開过去了，第二輛

汽車補了缺，人車兩便。一男一女，也生來了。男的是五短身材，微胖，滿面紅氣的一臉白臉。女

的却高多，也是方臉，三老爺有幾分相像，但頗白嫩光澤。寫的是：湖口三

「輪船局」的

紫背蘭色臉為蒜鼻，以後同卷，已見那个瘦長男子早就陪笑後

「不错不错。」
 老節。

就進來報告。頂多再尋五分鐘，五

專壽如斯了

*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年纪了，但女的因为装饰

入時、看來已多不過三十左右。



「呀，福生，你逃到这里麼？好，做生意要有良心。老太太耶，甜说何。你肯学好。」
 我事不見老太太耶？」

「上月同鄉去，送到老太太那理清楚。——老太太，請坐。」

叫做福生的那个瘦男子吓得老太太極慌，忙忙得什麼似的，一面同卷一面轉身又拖了两把椅子来放在老太太的背後，又拿了一張烟。他是福生三老爺家裡一个老僕的兒子，從前伶俐，所以福生叫他——吳太太命特囑福生到這做生昌輪船局。但是福生他們三位具不先生下，眼睛都看着門外。門口馬路有一個彪形大漢，站著，背向著門，不住地左顧右盼，這位是姓老郭姓竹的帶隨身的保鏢。杜太太輕聲鬆一口氣，先生了，學一場印花紙中，上抹了幾下，回頭對

福生說：

「三弟，去年我和竹老同鄉去掃墓，也坐這飛機。半路直放，不過半天多就到了，就是頗為利害。這次爸爸有病，一定很辛苦的。他那」

竹老，去年我們看見爸爸坐久了就說氣喘——」
 杜太太說到這裡一頓，輕吁了一口氣，眼圈兒也像有些紅了。猛的一聲汽笛從外面飛來。接著，一個人跑進來喊道：

「飛機飛來了，快！」

杜太太也立刻站了起來，手扶著杜竹老，肩膀。福生已經飛步搶出去，



「爸爸到路上好麼？」

杜太太——吳二小姐，拉住了四十姐，輕聲問。

「沒有什麼。只是老頭形。」

「趕快上汽車罷！福生，你快招呼一八八九號的新車子先開來。」

蘇甫不耐煩的說：「讓四十姐——」
四十姐在老太爺旁邊，蘇甫和竹庭，阿霞，就先

到碼頭上。一八八九號的車子開到了，以勝椅子也上了岸，吳老太爺也被扶進汽車裡坐定，

二十姐杜太太跟著便坐在老太爺旁邊。朱素還是閉著眼的，吳老太爺被二十姐身上的香氣

一刺激，便睜開眼來，頓著老頭說：

「笑芳，是你麼？」要邁步來！邁步！還有阿霞！」

蘇甫坐在後面的車子裡吓呆了，覺得一下眉形，但也不說什麼。老太爺的脾氣古怪，蘇甫和竹庭

都知道。於是四十姐知道，芳和七十爺知道，了老太爺的車。二十姐笑芳捨不得離開父親，便

也插坐那裡。兩位小姐把老太爺夾在中間，阿霞坐在二十姐的對面。馬達聲響了，汽車一八八九號，開

動了，忽地吳老太爺又低頭叫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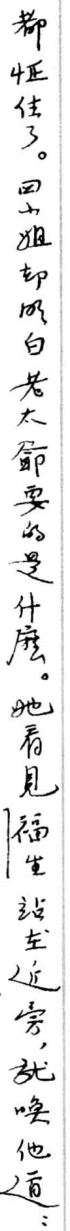
「太上感在痛！」

這聲裂帛似的一聲怪叫。老太爺我的我，生命力我，似乎又我，狂喊了，他

的若眼閃閃地放光，額角上的我，生這一聲叫喊中，色轉為赤朱，雖然他的嘴唇唇目發白地我抖著。

一八八九號的開車人立刻把車我住，驚惶地回過臉來。蘇甫和竹庭的車子也停止。我大家

跟著



「福生！趕快到雲飛的太空中，那裡有那部太上感應篇來！是黃俊子的封套！」

吳老太師自述
庚辰太歲應偏三十
年以一日除三印賜

文雷
傷
冷到成为
茶指手拍
部，是他
坐卧不安的
随身法宝

眼睛乾癢的甯肯上眼藥水
微笑放心的。

「開車！」

二小姐輕手輕腳，一仰臉，羞慚地彈簀，背墊上，也忍不住微笑。這時，汽車金

去金快，~~照~~蘇州圖政向東走，到了外白渡橋轉彎，朝南，~~照~~那三輛車便像一陣狂風，每分鐘才英里，

一九三〇年式
的纪录！

據多太盛亞爾生近代表角利器上，驅馳於三萬人口以東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

而却上
心裡專念著
文昌帝君的
一方懸像為首
百善孝為先
國語誦誦
弟簡母
很顯然的了。而尤其使這

矛盾尖锐化，是吴老太爷真凶度等太上感应篇，又不同于上海的借善书为善棍。可是三十年前，

是老太爺却正是預備的「維新黨」。祖父兩代侍郎

 皇家恩澤

然而皇老太爺

 那時候却是滿

父亲的革命思想——父子以衝突与磨合于那时候的吴老太爷也是一个主角。为吴老太爷是二十

李雲武騎馬跌傷了腿，又腫又痛，不能行走，成為少年的李雲武，不遠的毛病，那麼現在是老太爺也許不

于整天捧着太上感應滿別。然而自從傷腿以後，吳老太爺的英年浩氣就如像是整個兒跌去了，二十五

来，他就石雷跨出他的书斋来。二五年来，降了太上皇威福，他就石雷看任何书报！二五年来，

*更名年而接署又賦悼亡



※ 翁甫向來也不堅持要老太爺來。此番

因為 ~~他~~ 國軍太嚴明，而且郭有共

產是紅軍也有熔厚之勢，讓老太爺

高時 ~~家~~ 國多事是不安當。這也見兒子的孝心。但老太爺始終不相信

什麼上西什府以軍制制傷害他這度年文官市君的精善老手！

他不會 ~~過~~

上一代的侍郎 ~~又~~

的瘦身片室，他堅決的拒絕了和兒子妥協，每晚有十年之久！

雖然 ~~此時~~

他已經生至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車裡，然而並不是他對兒子妥協。他早就說過，與平月齡子兒子

那樣的一高往報道上的人生，倒不如死了好！他絕不願意到上海。但是生臥都要人扶持，步履也不利

動的他，有什麼辦法？他只好讓他們從他的「堡寨」裡抬出來，上了雲飛輪船，終於又上了「子不語」的

怪物——汽車。正像三十三事，承受這該詛咒的本身不適使他不能到底做成「維新定」，~~他~~

到底，使他不得不對老侍郎的「父」屈服，現在仍是這該詛咒的本身不適使他不能到底做成「維新定」，~~他~~

但畢竟而有太上感在屬這瘦身片室在他手上，而說四力阻遏旁，七少爺阿宣，~~一對金~~

童玉女，也在他身旁，似乎進入「魔窟」，亦未必竟墮「五行」，所以吳老太爺閉目養了一會神，心，漸

女春然怡然，睜開眼睛來了。

汽車 ~~意~~ 飛似的向前飛跑。~~吳老太爺~~ 天哪！

高縱步碧霄的摩天 ~~建築~~，棚山倒海般的撲到吳老太爺眼前，各地又沒有了，~~是~~ 平地拔立的玲

灯桿，無窮無盡地，一樣搖一樣地，向吳老太爺臉前打來，急 ~~地~~ 又沒有了，~~是~~ 蛇陣似的一排怪物，形上都

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強光，吸——吸——吸，~~地~~ 吼着，閃電似的將他過來，~~吳老太爺~~ 生以 ~~一~~ 箱子

鄉將過來！~~吳老太爺~~ 閉了眼睛，全身都抖了，然而沒有什麼。他驚異地再睜開眼來，卻依舊是那樣

近，近！

近，近！

近，近！

近，近！

近，近！



大明暗放咒咒的星怪物，吸——吸——地吮着吮着，准对了，他衝过来，衝过来了，……云果他没有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吳老太太忽然轉過一口氣來，有說有的聲音在他耳邊動。——高：「四時，上海也不太平呀！上月是今共汽車罷工，這月是電車了！上月底，共產黨在北平政鬧事，捉了數百，當場打死了一個。共產黨有子德！三弟這，各工廠的工人都不穩。隨時可以鬧事，時時相舉動。三弟的廠裡，三弟介紹的圍牆上，都寫滿了共產黨的標語……」

「难道也捕不到麼？」

啊！真

「這所不提！可是提不完。」

不知道那里来的这么多不要性命的人！

一、是、同、姓、保、建

一身衣服實在看了叫人笑。這還是十年前的裝束！明天趕快換

是二十姐美芳和四十姐美芳的对话。晏老太爷猛眨了眼睛，只见左右三叔都是像他自己而坐的。

那輛小箱子——汽車。都動不動，外面不遠，好像開了一層河似的，各色各樣的車子，

五色多採爲人女
地
從南到北，又從北到南，匆忙地都亂地交流者
不知從

什麼高射來的一通江走白蔭至是老太爺身上，係是俗在血水裏。這哩正是南宮殿。以南路的

又由車行的車輛此時在那裡等候

「二姊，我這『』是『』呢。我這一身鄉氣，真惹牠『』笑痛了肚子。」

通芳輕亮徑，偷眼看一下父親，又看之左^右前^後處。生如汽車裡的時髦女人。笑芳笑了一聲，^{倒手}。

出手帕来抹一下嘴角。一股浓香直撲你鼻尖。是太太的鼻子， 痒々地怪难凌。

* 都像有鬼趕着屁股似的跌撞地快跑。

लग



「真怪呢！回拜。我走到廊下走走，也沒看見像你這一身老式的衣服。」

「可不是。鄉下也時髦得很呢，但是父親不許我——」

像一支矢針刺入吳老太爺迷惘的網羅，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落到二小姐美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識地看清了這小姐的裝束：淡藍色的薄紗罩裏著她的壯健的軀體，一對丰满的乳房從胸的地突出來，袖口在臂上，露出雪白的柔嫩臂膊。一種說不出的厭惡突然塞滿了吳老太爺的心胸，他趕快轉過臉去，以防捕捉他視野的又是一位年輕的少婦。少婦有一身老式的衣服，連肌膚都看得分明，時髦的裝束，高坐在一輛黃色車上，麵頰上有一隻白腿，簡直是沒有穿褲子。一高懸的窗簾，這句像鼓槌一般打向吳老太爺全身高料。然而這不止此。吳老太爺眼珠一轉，又瞥見了他的寶貝，這寶貝正張大嘴，伸出地金看那位年輕少婦的軀體。少婦呢！吳老太爺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煤到了似的再也動不動，唯問是大辣之地。

此時指揮交通的燈光換了綠色，吳老太爺的車子便又前進了。開了各色各樣車輛

風聲，喇叭，江上的綠水，擦著肉走的男人的海，向市街！機械的驕音，汽車的臭氣，如女人身上的香氣，（電管的毒氣），一切魔魔的都市的驕怪毫無愧怍地壓到吳老太爺朽弱的心靈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鳴，只有眩暈，直到他的刺戟過度的神經像要爆到他的苦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臟不再跳動！

呼聲呼聲的聲音從吳老太爺的喉間迸出來，但是都市的驕音，吳老太



大了，二十组四十组和阿登都没有吓。老太太的脸色也变了，但是不断的红是绿是向映射中，谁也不解。

汽车呈旋风般向前进。已经穿过了西藏岭，在平坦的静安寺路上闹足了速率，车英里一分钟路旁送来的风，^{中射来一阵一阵的}像连枷似的扑过来，一眼眼地过去。3/4月夜的家风吹来，衣襟上，猎猎地作响。四十组送考像是摆脱了什么市廛似的轻松，一口气，对阿登说：（叫人）

「七弟住三團長住在上海了，究竟上海有什麼好說，我只覺得亂烘烘地頭痛。」
「佳惜早就好了。~~我聽說他最近來粵~~近來是鄉下土匪太多，大家都搬
到上海來。你回來一看這一路的新房子，都是這兩年內新蓋起來的。~~隨保蓋~~隨保蓋多許多新房子，很有

那麼多人的來往。

的来住。L
二十姐按着说，打开她的红色皮夹，取出~~出~~粉扑，~~对~~对着皮夹上装的小镜子，~~对~~对镜开始汽车上的化粧。

「平壤鄉下也太平。」
 謠言是沒有上海那樣多。七弟，是麼？」

「太平，不見乃割，兩星期，洞未了」
 連六，
 閏市廟
 裡駐紮好了，就向商會要五十個

王月亭女人——
 铺说衣服，高会说没有，那些太太就自己出来动手拉。我们隔壁 开水果店

的陈宝璽不是就敢挂他们去去麼。我们家的陆妈妈敬天不敢出门……

「真作孽子，我们到上海一点也不差。我们只听说那里要擄女人去公。」

「我如值上就(不)雷(是)付(共)半(个)照(照)。就是那一(率)号,叫人形(痛)！」

七弟，你真糊塗！等到他也看見了，那還得了！竹籃打水，現年的賬匪真利害。九底三數

裡，到處全有。防不勝防。直到備雷一掃打到你面前時，你才覺到。

這周我看，二小姐就輕手行一芥。四十姐也覺毛骨悚然。只有不懂事的阿靈依然膽大了嘴



胡多地笑。他原以二十把^共匪说成神鬼鬼似的，便觉得非常有趣。——合像雷一样地打到伤眼旁来，^{不是}不是有了秋彬^三！他至肚子裡自問自答。这七少爺今年已十^八歲，却^因一何就做老太爺的「金重」，很有^幾幾。

（至就长的挺漂亮）

此时車上的喇叭突然呜呜地叫了两声，車子向左转，驶入一条静高处的浓荫夹道的狭路，把化^林走從樹葉的密層中洒下来，斑斑点点地落在二十把她们身上。車子也走得慢了。二十把趕快把化^林皮夾收拾好，轉臉看老太爺轉臉说：

「爸爸，快到了。」

「爸爸睡着了。」

「七弟，你^成那所^成！二弟，爸爸闭了眼睛睡着的时候，谁也不敢驚動他。」

但是汽車上的喇叭又^三呜呜地連叫三声，最後一声^{拖了个長尾巴}。这是暗號。前面所大屋子的兩扇大铁门^{烏曲}地開^三，汽車就輕快地駛進門去。

門^三盞燈的从生位上跳起来，看見^{蘇甫}和^竹的汽車也銜接着进来，又看見铁门兩旁站看^五个^{當差}，車中有武装的^{巡捕}。接着^砰的一响，铁门就閉上了。此时汽車在花園裡的柏油路上走，^{發出}細微的^{沙沙}的声响。^三里森森的樹^夾夾柏油路兩旁，^{三三兩兩}的電灯在樹蔭間閃爍。響地^轉弯，眼前一片雪亮，^穿穿的人眼^花，^{三三兩兩}三層樓的^房在面^三了，^{無線電}播音台的音樂在空中迴翔，^咕咕的一聲，汽車停下。

有一个清^從從房子裡散射出来的^晚晚的^音音在汽車旁也叫：